

往事成追忆

牛劳◎著

这些文字其实什么用处也没有。只是一种回忆罢了……



NLIC2970819448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往事成山



NLIC2970819448

牛芳◎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成追忆 / 牛劳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08-1438-9

I. ①往… II. ①牛… III. ①牛劳—回忆录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4194号

往事成追忆

作 者	牛 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ublish.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ublish.com
印 刷	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38-9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开始几句话 /1

童年 /3

美丽的故乡 /3

我的祖辈们 /5

闯荡 /7

在人间 /11

飞北平，闯天津 /11

目睹血腥的“七五惨案” /15

少年布尔什维克——地下交通员 /17

“向太阳，向自由”（越过阴阳界） /22

“建设公司” /26

我的大学 /29

华北大学 /29

学俄文 /32

小助教——“大管家” /36

教书生涯的开始 /37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 /39

1954年夏的北戴河 /39

生活大转变 /83

生活大转变 /83

奉组织之命 /85
初为人父 /86
帮助党整风成了“引蛇出洞” /88
重回教研室 /90
跌入谷底 /92

“置于死地而后生” /97

别了，北外 /97
再婚 /98
走进了人民法院 /100
离休 /101

我的“西游记” /105

我的“西游记” /105
过关 /107
踏上原苏联国土 /109
中外合资企业吉特拉普 (Китлап) /111
奔向目的地——吉国南方的贾拉拉巴德 /116
吉特拉普贾市分厂 /118
到国外“跳龙(农)门” /121
海外“开拓” /122
我进入角色 /122
合资企业中的吉方伙伴 /124
前苏共党员 /128
分厂开工 /130
面条生产 /132
合资企业双方都获利 /135
节假日 /136
华裔一家人 /138
吉国第二大城市——奥什 /139

复活节聚会 /143
解体后的“五一节” /144
与“光头党”过招 /146
税务局进厂查税 /148
贾市的白人 /150
闯关赴邻国市场调研 /151
质量检查 /153
税务局不经同意就从银行扣款 /157
不带工资休假 /158
市电话局 /160
公园里遇到原德国战俘 /162
出庭作证 /162
亲历州政府 /163
在国外过1998年春节 /165
吊车事件 /169
当地居民请愿 /170

在国外重操旧业 /173

吉特拉普成立五周年大庆 /173
被聘为教授 /175
当外教进入角色 /177
哈萨克女诗人 /181
讲北京 /183
斗胆讲“文革” /184
下课了 /187

20世纪末独联体报刊札记与我所知道的人士 /189

政治笑话 /189
在哈萨克斯坦出差遇到一位高级保镖 /191
尼克松的“女儿” /194

斯大林的女儿 /196

莫斯科《滨河公寓》 /198

◆米沙与玛莎 /199

◆亚力山大洛夫父子 /200

昔日克里姆林宫女医生 /201

贝利亚之子谈父亲 /206

勃列日涅夫之孙 /210

叶利钦是头号大酒鬼? /212

布哈林、雅格达之死 /217

希特勒的私人秘书云格夫人 /226

《巴库运来的棺材》 /232

前苏联第一夫人赖莎近况 /234

一位女强人 /237

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阴谋 /239

别了，贾拉拉巴德！ /242

归国后 /247

北上西伯利亚 /247

在满洲里结识了阿拉 /248

贝加尔湖 /249

开始几句话

常言道：“往事如烟。”可往事对我来说，并非如烟。耄耋之年的我，如一般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样，尤其是离休之后经常回忆起往事。闲得无事可干，也就敲起键盘，将过去的事记了下来。

这些文字其实什么用处也没有，只是一种回忆罢了……

想到我一个连初中都未念完的人，怎么现在成了教授？这是其一。其二，我新中国成立前就越过封锁线参加了革命，曾是红小鬼，现在又是离休老干部，怎么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

这都是我一生算得上重要之事，又怎能如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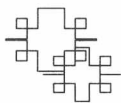
美丽的故乡

晋陕之间流淌着母亲河——黄河，她的一条支流叫汾河，汾河西岸一座古城，古名梗阳，后称清源。历史上与邻县徐沟时分时合，新中国成立后两县又合并称清徐县。今成了太原市属郊区，仍称清徐县。

原清源县辖有七十二村，县城西有山，东有河。据我的记忆，县城不大，却整齐，四周有城墙，当时只有南北两门通行。东边只有城墙，没有城门，紧靠城墙是一片若大的湖——东湖，俗称东灌。岸边是盐碱地。西岸的北门街有一家醋坊，还有一家砂院，是该县炼生铁的工厂。东湖西南角有一建筑俗名水阁楼子。现在经过重建成了当今清徐县的地标，也是清徐县特产——老陈醋的商标——水塔。西门自我记忆起就从未开过。只知道有西关，要到西关必须走出大南门，再穿过阁儿，沿西门坡往北拐才能到。西关有一座“四楼”，“四楼”是一座奇特的建筑，底层四面的门洞通四方。四门外各有街道。“四楼”北街西有一家杂货铺，叫“乾生源”，是祖父开的。我辈的乳名都是乾字打头，我叔伯大哥叫乾顺，大姐叫乾荣，二姐叫乾玲，我排行老二，妹妹叫我二哥，名叫乾明，妹妹叫乾梅。南门，也叫大南门，这是县城的中心。大南门外的南关街商铺林立，俨然商业一条街。记忆中最有名的是一家叫“广德”的中药铺，是河南人开的。该药铺老板的女儿嫁给了我的亲舅舅。城里在衙门街有饭庄“四海园”、“新义城”纸张文具店……清源县城的街道名很有特点，至今记忆犹新。我祖家在衙门街东叫水桥子。我家姓牛，却住在罗家巷。分家后父亲租住在北门里的罗家院子，称“在城一”。北门里、北门外，也称北关（再往北是北营）、梁后北等街均属在城一。衙门街、赵家街、仓门口、粮店街及察院等皆属“在城二”。出了大南门就是南关，这里有一座阁儿，分阁儿里和阁儿外（也称小南门里），南关以东叫延长街等属“城南三”。我外祖父家住城南三小南门里的举人巷，出小南门就是南营留。阁儿里有一条街叫西厅街，听祖母说，最早牛家就住在这条街上，后来才搬到水桥罗家巷的。

当然，清源也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清源县





人，这是古人。在我的记忆中清源也出了不少名人，特别是文人。我记的就有梁成哲，清朝进士。北京国子监里的进士碑林中的一个石碑上就刻有他的名字。日伪时期担任县长，我父亲曾当其秘书。我外祖父刘安玠是清末举人。刘家曾出过数位进士和举人。我七姨嫁入梁姓进士家，进士举人结为亲家，可称之为门当户对。另外有陈受中等一批卓有学识的文化名人。县城各学校都有饱学之士任教。县政府有督学刘祖缙，他毕业于省国民师范，知识渊博，深受学生的热爱，但新中国成立后被打成“右派”，最后潦倒郁郁而死。再如焦尚明，据说年轻时就参加红军，长征中在西北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掉队，一路乞讨返回清源，当了小学老师。

清源古有书院。日本侵略军霸作了兵营，毗邻的中山公园也成了日军兵营。清源固有八景。衙门是县政府，在一片莲花湖环绕中。文庙现今已评为省文化遗产，旁为武庙。

文武庙的南面广场上有一座古戏台，当地人称乐台。逢年过节都请誉满三晋的戏班子来这里唱戏。每逢唱戏，台下都挤得水泄不通，青年后生以扛前台、叫好为荣。在这个台上也演出过文明戏、学生唱歌、舞蹈表演。山西梆子的剧目如蝴蝶杯、三娘教子、鞭打芦花等都是我童年受教育的生动教材。尤其是三娘教子影响最深，再加上我从小过着孤儿寡母的穷日子，着实成了我终身做人的楷模。

我上小学就在文庙。每年秋季都要祭孔。我上学时，学校叫“清源县立第二新民小学校”。第一新民小学在阁儿外街。我父亲死后我们被外祖父接回姥姥家，我转入了第一新民小学的三年级。1946年在该校毕业，结束了小学生活，也是在这一年夏离开了故乡。

我上小学时正是日伪统治时期，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上学就得学日语。日语和国语、算术是主课。自转到第一新民小学后直至毕业我都是好学生，我母亲及几个舅舅都是我的老师，不敢不用功，更不敢调皮捣蛋。此外我还是学校乐队成员，因我会吹笛子。还有每逢有什么全县活动，老师就交给我一篇写好的讲演稿，让我背熟在大庭广众讲演。记得，在一次全县日语讲演比赛中老师让我参加比赛，演讲时我忘了词，狼狈极了。这时一个日本老师说了一句中国话：“朗读吧！”我听为“拉倒吧”就跑下了台。不过在1946年毕业时的一次全县学生讲演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为我校争得了荣誉。

清源县城犹如古老的北京城布局。大南门外还有小南门、小东门。我姑且称作“外城”。外城城墙是干打垒的土墙，而且好像只有西面有墙，东面和南面不曾记得。西城墙外有一片河滩，称西门坡。逢双日赶集。在双日集市上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城里的人们离不开这个集市。集市上有清源产的各种水果。尤以鸡心

黑色葡萄特色产品，誉满华北各省。这里还有“益华葡萄酒公司”，当时是一家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清源著名的小吃有“十一只”郑家的灌肠（热炒和凉拌）、“锁奴家”的黄米油糕、“蒸馍候”等。这些小吃直至今天都令我耄耋老人回味无穷。

西土城墙里是水帘洞，当年是全县的大操场。每年举行全县运动会；县里各学校都要在运动会上争第一获得“锦标”。

总之，在我的记忆中故乡虽然是个小县城，但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圣地。小学教育成了我这个教授的基础教育，尤其是高小六年级时教我们国文的罗老师除了教政府指定的教科书外，还教我们从《古文观止》中选出的作教材的优秀作品。我记得“费宫人传”、“大铁锤传”、“爱莲说”、“桃花源记”等。年近八十，每当我想起，我都向往，思念……

我的祖辈们

祖辈们中我听说曾祖父寿命较长，据说活过了百岁。祖父辈有牛天福、牛天禄、牛天吉、牛天祥等。祖辈中我只见过祖父牛天禄和叔祖父牛天吉。牛天吉早已分门另过，当时住在仓门口。他的两个儿子，老大牛焕荣，老二牛焕光。另一叔祖父牛天祥，日本投降前就全家去了哈尔滨。祖院在西厅街，后搬到水桥街罗家巷。到罗家巷时祖辈已分家另过了。祖父在西关开了一间杂货铺“乾生源”。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国二十七年祖父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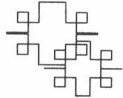
抗战前父亲已与祖父分家。大伯父牛焕文及我二伯父牛焕章都早亡。大伯父无子。二伯父的儿子牛恒业由我父亲照管，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后携妻去了哈尔滨，后我父亲逝世才返回故里。

父亲牛焕斗字南一。在家乡高小毕业后走上了“闯关东”的道路，远赴中俄边境小城黑河在兄长的店里当小伙计。我父亲的胞兄牛焕章自感从小没有上学经商也困难，就让胞弟回家继续念书，一直供其在山西法政大学毕业。

父亲大学毕业后，据说，山西省政府委任他到绥远省（今内蒙）一个偏僻的小县任县长，但他婉拒了。后应省民政厅厅长之聘到省民政厅工作，估计是在1930年前后。因为我母亲生的第一个孩子就在1930年，属马，这个孩子不到一周岁就夭折了。不知在民政厅工作多长时间又回到老家创办了湖滨小学，自任校长。

“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抗日高潮风起云涌，可能是父亲在老家坐不住了，他到当时进步的成成中学任英文教师，积极投身抗日运动。据说参加了“牺盟会”。牺盟会是共产党人薄一波受共产党的委托回山西与阎锡山共同在山西组织的统一战线的爱国抗日组织。表面上阎锡山为会长，实际是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已打进山西，太原成成中学随部队撤往大后方。全校师生在撤往后方的途中路经清源县。父亲为成成中学驻扎清源做了大量的工作。租房子，安排师生食宿等，尽了“地主之谊”。

据我母亲说，成成中学是奉命撤往八路军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当时父亲也决定全家随大队撤走，可是因母亲刚生下我的小妹乾梅，无法行军，不能随大队撤走，领导考虑到敌后也需要有人潜伏做暗中接应工作，父亲就接受了潜伏的任务，没有加入战斗部队。

日寇占领清源后，我家的一个亲戚——进士梁成哲出任伪县长，他就强拉我父亲担任了县政府秘书，潜伏了下来。

清源县伪政权中汉奸相互争权夺利。我父亲成了警察局长郝兰亭、教育科长范××排挤打压的对象。伪县长基本不干事，很多事都是由我父亲这个秘书处理。他们认为父亲大包大揽，很为不满。

当然，也包括有些事，如给根据地送粮、减收某些村的公粮、接待根据地来的交通传递情报等。据说有一位中共干部，也是父亲的大学好友杨××被日寇俘获。父亲营救了出来，并派人送到了根据地。这事让警察局查获，他们就向日军举报，再加上日本军部早就盯上这个清源的大学生了。1939年年底日军抓捕了我父亲。在监狱里免不了严刑拷打，还是县长出面说情才将父亲放回了家。

父亲早年就患上了癫痫病，经日寇严刑拷打更加剧了病情。父亲是被人抬回家的，回家后就一天不如一天。1940年的春节根本没有过，母亲整天以泪洗面，全家陷入了“世界末日”的状态。那年父亲虚岁才39岁，全家对他的死无任何准备。进入农历二月父亲的生命已到尽头……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了。可是昔日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二战区的地下工作者”。那时因外祖父一家三口死于恶性传染病，接着大办丧事，我家母亲和姐妹都染上了恶病，就无人，也无工夫去求证父亲的问题，也顾虑弄不好反被诬陷为汉奸。根本没有正视父亲的问题。

1949年太原解放了。可母亲与妹妹在太原首先要吃饱饭，找政府安排工作。我和姐姐不在山西，而且已过了多年，觉得找也无用，就再也未提。

“文革”初期我在北京的大街上得到一张传单：三反分子杨××畏罪自杀！拿回家给母亲看。

“杨××？！”母亲诧异道，“这不是你父亲的好朋友吗！我们结婚时他是最闹的人……知道吗，日本在时你父亲还救过他，为这你父亲还搭上一条命……”

可杨××是要被打倒的三反分子。能去找他为我父亲作证吗？不行，弄不

好，还得查我们的关系……

父亲英年早逝，幸亏死得早，不然……

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夏我高小毕业了。面临升学的问题，也面临前途的实际问题。

闯荡

“到了，到北平啦！”

一阵喊声惊醒了蜷缩在机舱地板上晕晕懵懵的我。只觉得头昏眼花，浑身乏力。睁开眼，定定神，知道终于到了目的地——北平西郊机场。扶着墙壁直起身，一阵恶心难忍，哇地又吐了。手中无力，几乎提不起自己的行李。在同行的同学刘运宏的搀扶下也不知是怎样出了机舱，上了开往市内的大轿车。

大轿车驶向北平城。徐风吹来，我逐渐清醒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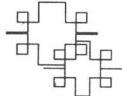
“你真没有出息，一路上一直吐。要不是我，你连飞机都下不来。”身边坐着的刘运宏对我说。

一路上两旁的树向后倒去。我想起了是怎样从山西太原坐飞机来到北平的。

我生于1933年（即民国二十二年）的正月。父亲在我七岁时死去，当年27岁的母亲守着一男二女，开始了孤儿寡母的艰辛日子。那个年代，几乎中国人的头脑里都奉行着“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又因我的外祖父是晚清举人，尽管母亲年华方富，又读过女子学校，却禀承着“从一而终”的一条传统。我和我的亲戚没有任何理由责备年轻的母亲。我是母亲唯一的儿子，这更加固了她的理念。宝贝儿子是她的一切，儿子的出人头地是她全部的期望。

我的外祖父刘安玠是清末举人，是县里有名的社会贤达，每次新县长到任都得登门拜访。外祖父虽然身有功名，但当时只是县里女子小学校长。外祖父弟兄三人：二弟刘安献在天津经商；三弟刘安岗早逝，我从未见过。我母亲有同父同母的兄长刘祖诒，我叫三舅，也在天津经商。1945年外祖父逝世，他回家奔丧，染伤寒病去世了，留下一子刘士俊，小名俊生，一女刘士爱，小名爱玲。母亲还有同父异母的长兄刘祖欢。我叫大舅，他是清源县少数大学生之一。娶了吴村首富李家小姐，后离家出走，一直未归，生有两子：长子刘士伟，我的大表兄，在山西临汾师范任教，后委任省二中校长。1945年外祖父病逝，他返家奔丧，也患伤寒病英年早逝。留下大表嫂李佩兰，后参加了革命，现已离休。大表兄有二子：刘耀曾和刘继曾（后改名刘耀宇）；二表兄刘士杰，在天津经商，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北京。二表兄有子女多人，现住北京。大舅离家出走后将娘家侄女过继过来，名刘士绣，小名桂玲，我的大表姐。母亲还有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和一个





弟弟：大妹刘芳兰，我叫七姨，嫁给了清源进士梁家，后被划为地主，早逝。七姨有二男一女：长子小名铁明，长女林梅，均早逝，次子梁汝赢，小名俊明，现任县科技局局长。小妹刘瑞兰，参加革命后改名刘缓，我叫八姨。初嫁富家罗氏，后丈夫早逝，后嫁给了八路军进城干部吴立夫。母亲同父异母弟弟刘祖培，我叫他八舅，新中国成立后逝世。

外祖父的弟弟刘安献，我叫二外爷。有二子一女：长子刘祖烈，我叫六舅，国民师范毕业，曾任我的班主任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留有二子一女（据我的记忆）：长子刘士桐，小名寅生，次子刘士卓，小名梅生，女，只知小名叫竹玲；次子刘祖光，我叫七舅，在太原经商，子女不详；二外爷还有一女大名小名不详，我叫六姨，嫁到牛家寨牛家。她的子女我只记得有牛俊山和牛月英。

三外爷刘安岗我从未见过。他有二子一女：长子刘祖荫，我叫二舅，他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启蒙老师，他一直在小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逝世。二舅有两女一男：长女刘士华是过继的，现在榆次生活，离休干部，二女刘士英，嫁于进城干部，一直在党政机关工作，官至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现已离休。儿子刘士信，小名马儿，在山大附中工作，三外爷的次子刘祖晋，我叫五舅，国民师范毕业，一直任县督学。学识渊博，清源学校的毕业生对他交口称赞。他有子女多人，我只记得他的长女刘士丽，小名叫小玲；三外爷的大女刘×兰，我叫大姨；嫁到西关大财主乔家。丈夫弃她而去，在外地又结了婚。大姨性情怪癖，人际关系不佳。土改时划为地主，后去世。

在外爷家还有个五外爷刘安康。他有一子一女：子名刘祖锡，我叫四舅，1948年在天津见过一面，他在中央银行工作。抗战时他在大后方又娶了妻子。在老家留有一女刘士贤，小名俊玲。现在太原居住；五外爷的女儿刘×兰，我叫三姨。

虽然各家都分门另过，但刘家仍是显赫大户。

抗战胜利了，邻县都由八路军接受了日本鬼子的投降，而我的故乡清源县接管的是二战区阎锡山的晋绥军。“走了豺，来了狼”。日子可想而知。我们牛家在父亲死后，我的叔伯兄长牛恒业处心积虑地逼母亲改嫁，好侵吞我名下的财产，制造了不少对我母亲不利的谣言。我的外祖父对年轻寡居的女儿放心不下，就让女儿带子女回到娘家，还托人给我母亲在小学校谋了个教师的职业。因为是女教师，男女不平等，母亲只领半份薪水，好在有我几个舅父的帮衬，生活还能维持下去。

不幸接踵而来：1945年秋冬，外祖父、三舅、大表兄在一次恶性传染病——伤寒——中接连死去。外祖父的葬礼办得特别隆重。外祖父虽然是举人，可只不过是县女校校长，靠薪水生活，家中也无积蓄。但由于在县里享有极高的声誉，所以葬礼就不能从简。又因平时也无准备，听说他的寿衣还是清源另一位罗姓殷

实人家让的。葬礼当天县城各学校、机关团体放假都来送别举人，送葬队伍排了好几里地。当然是债台高筑，事后大家商谈如何还债的问题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连我家都把日寇来时逃难存放在刘家的“财物”折款交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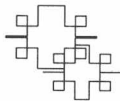
我母亲及姐姐妹妹都未逃脱恶性传染病，幸运的是保住了性命。这场劫难熬过，我又面临高小毕业考初中。“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至高无上。当时本县只有小学，要继续上学，只有上省城太原。母子生活都难以维持，怎能供儿子到省城读书呢？真是孤立无援，难题摆在了孤儿寡母的面前……母亲只能求亲戚相助，借点盘缠让儿子进省赶考，能考上，砸锅卖铁也要供，考不上再说，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父亲。

常说“有福之人总有贵人相助”。这时我在太原做生意的七姨父，即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妹夫，在家休完假要回太原，母亲就求他带我到了太原。我第一次离开小县城进了省城。

是幸事，也是不幸。幸运的是我考上了阎锡山为校长的干部子弟学校——私立太原进山中学。不幸的是给可怜的母亲出了天大的难题。虽说要“砸锅卖铁”，但哪里有“锅”，哪里又有“铁”呢？！尤其是母亲的靠山亲哥哥也死了。家里的细软也为外祖父的葬礼付出了。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帮”了我们母子的“忙”。母亲为了儿子上中学，竟打起了女儿的主意。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省下钱让我上中学。由我父亲大学的老师介绍把我姐姐嫁给了老师的侄子，他比我姐大十岁。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为我做了牺牲，两人都为我牺牲了青春和爱情……想起来，我都无法报答啊！

1948年，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浪潮冲击着大地。已在进山中学上了初中二年级的我，面对社会大动乱，早已不甘坐在学堂里读书了。进山中学是山西的一所名校。当我入校时，校长已换成燕京大学毕业的地下共产党员赵宗复。学校充满了进步气氛。当年国内一切进步运动在进山都有响应，如北平“沈崇”事件、昆明“一二一”事件等。校长赵宗复每周给学生作时事报告。学校的合唱团唱“黄河大合唱”，音乐老师教唱苏联歌曲。校园里张贴各班级的壁报，尤其是我班的国文老师教的是鲁迅的杂文，英文选用“开明”教材。我在学校里是不用功的学生，参加了学生组织的话剧团，排演了夏衍的话剧“这不过是春天”，还在市青年俱乐部剧场公演。我在那时受国文老师的启发，开始了写作，经常把自己写的感想和日记交老师审阅和批改。在老师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母亲》的散文，投给了《太原晚报》。1947年6月3日竟全文登出，这是我写的文章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刊登在报纸上。我的文章见报第一个为我高兴和骄傲的是在老家小学当老师的母亲和当“童养媳”的姐姐。我一个年仅14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又演戏又





发表文章。十足的不安分的少年。平时不好好读书，经常出入学校近邻的省图书馆饱览群书。读的书刊多了，视野扩大了，也就更不安分了……

我考入进山中学，虽然不出学费、杂费，但书本教科书和每月的伙食费也不是个小数。在住校生中有人在星期天出去打工，不过他们年龄都比我大。在第二年我也跟着一些同学出去卖《太原晚报》，贴补伙食费。我卖晚报，所以给晚报投稿，也颇有意思。一到星期天就去姐姐家、哥哥家蹭饭。

当时进山二院在上马街，二院主任是刘奎。据说他颇有艺术修养，擅长美术，他对我们演戏比较支持，还有军训室，每晚点名，还有军训课。教国文的老师叫申毓晋。教英文的老师是张文炳，教音乐的老师先是刘××，后是地下党员乔亚。辅导我们剧团排戏的是省民宣队演员沈毅。我们剧团名叫“学联剧团”。发起人、负责人是同班（60班）同学孙大鹏。主演有宋美英（60班）、张叔祺（59班），另一个女同学×××（59班）。另外两个同学也参加剧团的活动，但没有演出，一个是王明远，另一个是陈世方。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外调的人找我调查国民党外围特务组织“华北通讯社”的问题。我当然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对我也开始审查所谓“特务问题”。有人揭发我也加入了这个特务组织，天呀……我当时才14岁，能充当特务吗？最后“特务问题”不了了之。有意思的是，通过“外调”知道了同班同学、剧团“戏友”宋美英也是1948年就来到了北京。了解到她在崇文区某小学任教，我从“五七干校”回京后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这位同窗，至今保持着联系。

1948年阎锡山搞的“三自传训”运动，整日不上课，“揪伪装（共匪）”，是的，山西大部分都被“共匪”占了，太原几乎成了孤岛。还能念书吗？我萌发了走出去看看外面大世界的想法。从书报和地理课上知道，北平古称北京，是历史文化古都，那里学校林立，人文荟萃。我要去北平，我要去北平！这就是上面写的我来北京时的狼狈相。